



# 江湖傳奇 雌雄對決

● 文 / 朱羽  
● 圖 / 李林



文／朱羽·圖／李林  
江湖傳奇 4-1

江湖多恩怨，雌雄何故對決？  
世事常變幻，黑白怎麼分明？  
誰勝？誰負？誰死？誰生？

# 雌雄對決



## 不速之客

(一)

柴老爺子五十歲那年封刀退隱，過了整整十年的平靜歲月。雖然在這十年當中，也有不少江湖大豪專程前來探望。一個個都被撞了駕，柴老爺子更是沒有走出過磐石鎮的地界。在磐石鎮居民的心目中，柴老爺子是一個和煦的老人，絕不是一個曾經在江湖上經過大風大浪的大人物。

人逢花甲，是個大喜慶，當然應該祝賀一番。柴老爺子本人甚至記不得自己生日是那一天，他的兩個兒子却記得清清楚楚的。他們一再地懇求，柴老爺子才答應兩個兒子為他作壽；也正好趁這個機會和左鄰右舍的鄉親聚上一聚。

柴老爺子的壽誕之期是八月二十七日，一過中秋，柴家大院就開始忙起來了，今兒才二十四，綵燈、綵帶已在四處高挑，柴家大少爺維重正忙得指揮下人在佈置壽堂。柴維重從小在磐石鎮長大，只有到省城去唸師範學堂才離開過一陣子。如今是磐石鎮唯一的小學校的校長，娶了一房媳婦，生了一男一女；他弟弟維新就不同了，如今三十歲了，還是單丁獨個兒。他完全承襲了老父的血統，弄槍舞棒，勤練功夫，誰要提醒他該娶房媳婦啦，他就衝著誰瞪眼。

柴家有個老管家，人並不老，是資格老，才四十出頭的樣子，姓吳，單名一個雄字，當初跟柴老爺子闖蕩江湖時是老爺子身邊的心腹，如今是老管家，四十冒頭還是孤家寡人，由此可見他對老爺子是多麼貼心巴肝，爲了祝賀老爺子的六十大壽，他從八月初就開始忙了。

這時，晌午剛過，吳雄大步跨進了大廳，一進門就吆喝道：「大少爺，妥了，妥了！白玉霜的班子已經從保定上路，二十六號黑光景準到，三百大洋，真是貴了點，可真有面子！」

「雄叔！」柴維重恭恭敬敬地說：「你辦事那還有什麼說的呀？」

「大少爺！您誇獎！」吳雄是很懂得分寸的，他還是表現了適度的恭敬。

「雄叔！」一聲吆喝，柴維新走了進來，從聲音中就可以聽出他和哥哥是絕對不同典型的人。「你還是把白玉霜的班子給請來了？」

「二少爺，您不知道，當年老爺子在京城的時候最愛聽白玉霜的落子……」

「雄叔！你再瞎說了！當年爹在京城的時候，白玉霜還沒出道哩！」柴維新一巴掌拍在他哥哥的肩頭上。

「哥，爹是個武人，作壽幹嘛要請娘兒們來唱呢，我有个主意，你聽聽：九龍集的九龍棍陣，那可是北六省有名的絕活兒，還有……」

「維新！」柴維重文文靜靜地說：「爹不喜歡別人再提他的過去，別弄那些槍呀棍的，唱大戲熱鬧開的，讓鄉親們也好飽飽眼福呀！」

「哥，我不贊成你這種說法，作壽是爲了讓爹高興，可不是爲了別人。」

「二少爺！」吳雄忍不住插上了嘴：「大伙兒高興，老爺子就格外高興了，您就……」

「奇怪？你們是怎麼回事？就怕別人知道爹的過去。爹是江湖大豪，可不是黑道梟雄，有什麼見不得人的？」

吳雄僵在那兒了，面對著理直氣壯的柴維新，他不知道該如何接下去，沒錯，柴老爺子是江湖大豪，不是黑道梟雄，他應該以過去的叱咤風雲爲榮，然而老爺子却最討厭別人提起過去的事。

幸好，有人來了，吳雄打破了僵局。

來人是個大姑娘，約莫二十剛冒頭，剛健婀娜的高挑身材，鵝蛋臉，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這就夠了。連平常見到女人就轉身的柴維新也禁不住多看了她一眼。

吳雄身為管家，就很自然地迎了上去，他笑著問道：「這位姑娘要找誰呀？」

「請問——」姑娘未語先笑。「這兒是柴金福柴老爺子的居處嗎？」

「是的。您是——？」

「我是來送壽禮的。」姑娘說著就解開了隨手拎著的絲綢包袱。

她的動作很緩慢，姿態很優雅。她從包袱中取出了一卷立軸，輕緩舒展，露出了一個「壽」字。

「沏茶！」吳雄連忙招呼小廝，同時雙手將立軸接了過來。「姑娘請坐！」

「不了！」那位姑娘笑吟吟地說：「今日先把壽禮送上，大壽之期再來給老爺子拜壽！」

她儀態從容地行禮告別，臨轉身之際，她還格外向柴維新多看了一眼。

「雄叔！」柴維重有些埋怨地說：「也不問問人家的姓名、來歷，這壽禮是不能亂收的呀！」

「大少爺，論年紀，這丫頭片子那裡够格和老爺子攀交情，她老子八成和老爺子是老兄弟了。這也不是什麼值錢的東西，不過是一幅立軸，一句吉祥話兒罷了。」

「打開來瞧瞧它！要是真的跟爹有深交的，可得掛在顯眼的地方。」柴維重不愧是唸書的人，真是細如髮。

吳雄立刻將立軸舒展開來，當立軸上那四個字出現時，三個人的臉都白了。

開頭是一個「壽」字，可不是「壽比南山」之類的吉祥話，而是「壽終正寢」四個字。

上款寫著「江湖梟雄柴金福六十大壽」，落款則是「不速客」。

吳雄和柴維重楞在那裡，連大氣都喘不過來。老二柴維新却似滿弓箭矢般倏地射了出去。毫無疑問，他是追那個「來意不善」的大姑娘去了。

秋高氣爽，晌午過後，長街上的人羣照來攘往，早就不見那個大姑娘的影子了。

柴老爺子的煙袋鍋早就熄滅了，但是吳雄和柴維重都沒有發覺，在平常，他們早就會取火再將它點燃了。儘管沒有煙火，柴老爺子還是叭叭叭地吸著。他已經是六十高齡的老人了，仍然是精神矍鑠，除了兩鬢略生華髮之外，絲毫也不顯老態。然而此刻他的眼神却是灰濛濛的，上面似乎籠罩了一層霧。

柴維重靜靜地坐在一邊，以手托頭，似乎連呼吸都停止了。吳雄垂手而立，頭也半垂著，但他的眼珠子却不時往上翻，似乎在察看老爺子的臉色，尋找適當的開口機會。

先打破沉默的還是柴老爺子。

「維新呢？」柴金福的聲音是低沉的，卻透著火爆氣味，「我教你們找他回來，找了一個下午，還不見人影。」

「老爺子！」吳雄小心翼翼地回答：「二少爺去追那位姑娘，沒追著，聽說後來去了九龍集。我已經派人快馬趕到九龍集去了。」

「去九龍集幹什麼？」柴金福的嗓門突然地嘹亮，火爆氣味更濃了。「去找他那羣兄弟來保護我這個老頭子嗎？這種事也值得大驚小怪嗎？我行走江湖那麼多年，雖保不得罪人，人家趁我六十大壽來觸我的霉頭，也是情理中事，我就不相信我真的會在二十七那天壽終正寢。」

「爹！我是認爲那位姑娘的行爲太過份了……」

山銀礦，二沒有空子肥羊，你莫見白可不是閒人，到這



「爹！我是認爲那位姑娘的行爲太過份了……」  
「維重！虧你還是個讀書人，一點度量也沒有。要怕事，就立刻告訴各位鄉親，說我身子骨兒不舒服，壽宴取消了。要不然就不要把這檔子事放在心上……爲人作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  
「壽宴是不能取消的。」柴維新雖然然是個斯文人，他的性格倒還是承襲了他父親剛強的一面。「不過，稍作防範也是必要的，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

「好了，現在柴家是你當家，一切由你作主吧！」柴金福揮揮手。「你先出去，我跟你叔叔有話說。」  
柴維新退出了書房，穿過拱門，正要往前廳，就和柴維新遇上了。

「哥，爹已經知道了嗎？」柴維新氣喘吁吁地問。  
「這般大的事，怎麼可以隱瞞呢？」  
「爹怎麼說？」  
「爹說別當一回事，他老人家尤其反對你去找九龍集的人來保護他。」

「我找九龍集的朋友可不是要在壽宴上保護爹，赫赫有名的金福刀王，還要那些毛孩子保護，那不成天大的笑話了嗎？」柴維新吐了一口長氣，才又接著說：「我找九龍集的朋友，是要幫忙我把那個丫頭片子找出來，磐石鎮就這麼大，她就是鑽到牛肚子裡去，我也要一條一條地把它給『殺』出來。」

「維新，我想問問：你找著她以後打算怎麼樣？」  
「打算怎麼樣？哼！」柴維新鼻孔中噴出一股冷氣。  
「她要教爹『壽終正寢』，我就要她橫屍荒郊。」  
「不可以。」這三個字，柴維新說得格外有力。「那位姑娘當時我也仔細打量過，眉清目秀，不像是個壞人。維新，找到她也得把事情問個明白，就算是她的錯，教訓教訓她就可以了。」

「好！我只給她三巴掌，看她能不能挺得住。」  
柴維新不禁打了一個寒噤，他太明白他弟弟手上的勁道，三巴掌可以打死一條牛。

磐石鎮一共只有兩家客棧，東頭一家，西頭一家。西頭那家住的都是驢馬販子，稍有身份的客人都住在東頭那家「來興客棧」。

約莫八、九點鐘光景，客棧二樓一間寬敞的廂房中傳出哀怨的歌聲。那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小歌女在唱著「嘆十聲」，瞎眼琴師所拉出來的絃音更是如泣如訴。欣賞曲調的客人約莫四十開外，精瘦的身材，精瘦的臉，使他那雙眼睛顯得格外大而亮。他身邊坐著一個二十開頭的粉頭在侍酒，脂粉擦得兩腮火紅火紅，和那位面色蒼白的客人相稱之下極不搭調。

突然，房門被推開了一條縫，店小二在門縫間一探頭，輕聲細語地說：「莫爺！你有客！」  
「哦？」姓莫的客人微微一揚頭。  
房門突然大開，一個高大的身影出現，是柴家大院的管家吳雄。

吳雄像是欣見故人似的，語氣開朗：「喝！見白兄！我說哩！到了磐石鎮已經十來天了，連個招呼也沒打，原來是躲在這兒享盡人間福呀！」  
琴聲停了，歌聲打住，侍酒的粉頭也站了起來。  
姓莫的客人摸出兩塊大洋往那侍酒的粉頭手中一塞：「替我開銷那一老一少，剩下的都歸你。」  
粉頭眉開眼笑：「莫爺，我在店堂裡候著，等這位爺走了，我就上樓來。」

閒人走了，房門關上，吳雄在姓莫的面前坐了下來。  
「見白兄，真不說假，光棍眼裡不揉沙。」吳雄說起話來開門見山，單刀直入。「這磐石鎮一沒有金

山銀礦，二沒有空子肥羊，你莫見白可不是閒人，到這裡一住十天，而且還沒有離去的跡象。說吧！所爲何來？」  
「吳雄！」姓莫的坐姿一絲也沒有改變。「我可先要問問，你是以什麼立場跟我說話？金福刀王的貼心跟班？柴家大院的管家？還是——？」

「朋友！」吳雄一伸手扣住了姓莫的瘦小手腕。「咱們在一起打過溜，一個饅頭兩人吃，一個銅板兩人化，除了女人，咱們什麼都共，你該不會賴帳吧？」  
「說得好，我還要問一個問題：你知道我來磐石鎮，有多久啦？」  
「磐石鎮就這麼一丁點兒大，不瞞你說，你一到，我就知道了。」

「既然是朋友，爲什麼一直不來看看我？」  
「老爺子的規矩嚴，他不許我和過去江湖道上的朋友搭軌靠邊。」  
「那——此刻爲什麼又來了呢？」

「當然有緣故，等你回答了我的問題，我再慢慢告訴你。說，所爲何來？」  
「來看笑話！」  
「看笑話？看誰的笑話？」

「當然是看金福刀王的笑話。哼！義薄雲天、一代豪俠、封刀退隱，狗屁……」  
吳雄的手腕猛地一沉，將莫見白瘦骨嶙峋的手壓在桌面上，人也倏地站了起來。  
「哎！吳雄，你剛才說的是以朋友的立場在跟我說話，我在口頭上糟蹋老爺子幾句，你又何必發脾氣呢？」

「好！我現在是以柴家大院管家的身份在跟你說話。」  
吳雄的語氣一沉，臉色變得緊緊的。「說！晌午到柴家大院去送那幅立軸的姑娘是誰？」  
莫見白猛地一使勁，他的手得到了自由，吳雄却朝後打了一個踉蹌，險些撞在門板上。

「吳雄！咱們倆是老朋友，如果你以柴家大院管家的身份說話，我才懶得理你。回去盤算盤算，最好在二十六那天就腳底抹油，溜之大吉。要不然，你就準備在二十七那天和柴金福兩個兒子一起披麻戴孝吧！」  
「莫見白！」吳雄冷冷地說：「十年不見，你的功力倒是令人刮目相看了。不過，就憑這點本事也想看笑話那是差太遠了。如果你和那位姑娘是同路人，勸你早打退堂鼓；如果你只是認識那位姑娘，就順便告訴她，柴老爺子的刀是封上了，他那位二少爺是殺人不用刀的。」

吳雄說完之後扭頭走了出去。  
莫見白端起面前的酒杯，嘴角隱隱約約流露出一絲冷酷的笑意。

夜已深沉。  
一向早睡早起的柴老爺子還沒有上床。如果那位姑娘的目的只在騷擾的話，她的目的顯然已經達到了。書房中只有柴老爺子和吳雄兩個人。柴老爺子斜靠在躺椅中，他的面色平靜，毫無焦慮之色。也許他的心情正如他所说的「爲人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吧？  
吳雄却恰恰相反，他眼上流露出明顯的憂慮之色，他一再說著他重複了好幾遍的話：「老爺子！您再想想看，也許——」

「吳雄！你煩不煩呀？」柴老爺子有些不耐煩了。「我自問這一輩子沒作過什麼對不起人的事，那個什麼莫見白、莫見黑的不會聽說過。」  
「老爺子！自從那年您救了我，收留我之後，我就發誓重新做人，忠實誠懇地聽您的教訓！聽您的吩咐。這一次我要求您給我一點兒權利，讓我來處理這件事。」

「說來聽聽，你如何處理法？」  
「磐石鎮一向平靜，鄉親父老也不希望有不愉快的事發生，您的大壽也是小鎮之慶，不能被這些存心不良的人攪和。咱們不出面，由地方上的鄉紳父老出面，把姓莫的攆走。他要是喜歡待在這兒，過了二十七他再回來。至於那位送來立軸的大姑娘，咱們傾全力找她的下落，找到了也是同等待遇——」

「吳雄！」柴老爺子霍地站了起來。「你給我聽明白，磐石鎮有通南北的道路，那就准許路客經過；磐石鎮上有招商客棧，那就准許路客投宿，誰也無權攔住他們。那位大姑娘如果找著了，就說我想跟她見面聊聊，可不能勉強別人，——二十七那天我本來不想鋪張的，如今我的主意改變了，開流水席，不管是什麼人都可以上門作客，不許盤問、不許搜查。咱們的人全都要規規矩矩、彬彬有禮，不許帶傢伙。告訴維新，他那些朋友要上門作客，我歡迎，可得照樣守規矩，如果膽敢耀武揚威，惹是生非，我就從此不認他這個兒子。」

「老爺子！這……」  
「別說了，去吧！」柴老爺子連連地揮手。「我要待在這兒好好地靜一會兒。唉！十年修身養性，這一會兒工夫就被你們給破壞了。」  
吳雄不敢再說什麼，順從地退了出去。  
長街上的梆鼓聲已經敲響了二更二點。

桌上放著七只小壺，四兩一小壺，莫見白已經喝得將近兩斤燒刀子，他的臉色還是那樣白慘慘的，似乎毫無酒意。  
侍酒的粉頭這時掩口打了一個呵欠。



柴維新長臂一揮，就向那位大姑娘的喉嚨伸去。

「倦了嗎？回去吧！」他的語音也非常清晰。  
「莫爺，我還能回去呢？拿了您的錢，我應該盡心盡力侍候您的——」  
「回去吧！」莫見白抬手在她殘脂斑駁的臉頰上輕撫了一下。「明兒夜裡再來，如果我明兒還活著。」

「莫爺！您說笑話！」  
「我是說正格的——」莫見白也打了一個呵欠。「我也倦了，提不起勁兒來啦！」  
「那——我不吵您！」粉頭裝模作樣地在莫見白臉上親了一下。

粉頭一走，莫見白的精神可來了，他將桌上的酒壺杯盤收拾收拾，放到房門口的地板上，拿出一塊像包頭巾似的白布將桌面擦乾淨，好像將有什麼貴客光臨。果然，當長街上的更夫，敲出二更三點的梆聲時，房門輕啓，一個人影閃了進來。

是個身材婀娜的大姑娘，她以一塊紫色的頭巾束著頭髮。進門後她扯落頭巾，而頭髮露出來了，竟然是晌午時刻送立軸到柴家大院去的那位大姑娘。  
這樣一位標緻的大姑娘怎麼可能和莫見白這種猥瑣的人物在一起呢？而且還在夜靜更深跑來偷偷摸摸私會呢？

「莫叔，害您久等了！」  
哦！原來他們是長輩與晚輩的關係。  
「海棠！」莫見白叫著這位姑娘的名字。「坐！坐！沒人瞧見妳來吧？」

「放心，沒人瞧見。」大姑娘兩手交握，托著下頰，顯出神定氣閒的架式。「其實，這又有什麼好怕的，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海棠，妳莫叔可也是見過陣仗的，倒不會含糊什麼。這一次我同意妳到磐石鎮來，也不知道是錯還是對。有句俗話：強龍不壓地頭蛇。不說金福刀王過去在江湖上的份量，他們在這兒根生土長，人心可都是向著他們的，小心一點爲妙！」

「莫叔，我知道您的一番苦心……那位吳管家來找過您了，是嗎？」  
莫見白點點頭。  
「他說了些什麼？」

「看樣子，他們好像已經膽寒了。」  
「膽寒？」她的臉上流露出興奮的神采。「真的嗎？金福刀王神功蓋世，他不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嗎？」  
「爲人只怕虧心。」

「哼！」她的臉色變化得真快，這會兒又是陰森可怖，白中透青。「金福刀王以爲他高明，作得神不知，鬼不覺。他絕沒有想到蕭湘還有我這麼一個女兒，十年後找上門來了。」

「海棠，我受過令尊的恩情，以死相報，也是應該的。不過，到現在爲止，我還是有點懷疑，令尊和金福刀王也是十幾年的好友，竟然爲了幾顆什麼鬼珠子，就將老友殺害，緊接著又宣佈封刀退隱，放棄了如日中天的江湖事業，這——這些都是真的嗎？」

「我握有鐵證。」她斬釘截鐵般說。  
「海棠，妳所說的鐵證就不能拿出來給妳莫叔瞧瞧嗎？」  
「對不起，莫叔，我不能先洩漏風聲，我會在八月二十七那天當眾把證據抖出來——」

突然，房門猛力蕩開，柴維新在門口出現。  
啊地一聲，那幅立軸向那大姑娘扔了過去。捲好的立軸在空中懸開，展現了那四個觸目驚心的字——壽終正寢。幾乎同時，柴維新的人已經到了面前，長臂一揮，就向那位大姑娘的喉嚨處伸去。

下期待續



# 雌雄對決

前情提要

柴維新破門而入，長臂一探，就向海棠的喉嚨伸出！  
短兵相接



莫見白的手突然一抬柴維新就被他扣住了手腕。

「我笑這小子真夠味道，也真夠憨厚，到現在他還以為他的老子是一代人豪哩！」  
「海棠！如果我是你，就笑不出來了。」  
「哦？為什麼？」  
莫見白的腦袋瓜兒連連地搖晃著：「海棠，如果你找錯了人，漏子可就大啦！」

（二）  
柴金福的腦袋瓜子也是連連地搖晃著，口裡喃喃有聲：「海！海！海是個冷姓，我應該不會忘記呀？怎麼壓根兒就沒印象呢？」  
「爹！您再想想，」柴維新很認真地說：「那位姑娘說話斬釘截鐵，好像……」  
「哦！」柴金福聲音猛地一揚：「我想起來了，海思雲，十年前遠寧『振遠銀礦』的總監，我就認識這麼一個姓海的。」  
坐在左邊的海思雲連忙問道：「爹，您老人家和他有過節嗎？起過衝突嗎？」  
柴金福面色突地沉重起來，連連地揮著手說：「快！快！快！吳維新！」  
柴維新站在門口吆喝一聲「雄叔」，那吳維新立刻就到了。很顯然，他就待在書房外面隨時聽候召喚。  
「吳維新，還記得海思雲這個人嗎？」柴金福的聲音比方才輕了許多，而臉色却更加沉重了。  
「海思雲？」吳維新還費勁地想了一陣子：「有哇！十年前在遠寧……」  
「這位姑娘名叫海棠，八成就是海思雲的女兒，她說此番前來是為父報仇，你說給我兩個兒子聽聽，到底是怎麼回事？」

吳維新搖頭嘆息，沒好聲地說：「如果這位姑娘真是海思雲的女兒，竟然衝著老爺子當仇家，那真是好人難作了。十年前，老爺子雲遊關外，在直隸張督軍公館作客，海思雲是『振遠銀礦』的總監，因為涉嫌盜賣礦砂，被人告到督軍那兒，張督軍揮揮手說：『拖出去斃了吧！』老爺子說了個人情，後來只打了他幾十板子。老爺子還教我親自送他回到本溪湖的老家，這……這怎麼扯上什麼為父報仇的爛帳呢？」  
「那就不對了！」柴維新沉吟著說：「也許這個姓海的不是那個姓海的。」  
柴維新態度堅決地說：「小弟！不管這位海棠姑娘是誰的後人，我們絕對相信爹老人家不可能任意殺人，這種事情我們立刻就要下個決斷：爹！我主張擄走那位姑娘，不容許她到壽宴上來胡鬧。」  
「不行，」柴金福立刻反對：「無風不起浪，事出必有因，這件事要查個明白。」  
「對！」柴維新贊成他爹的看法：「不可以擄人家走，一定要查個明白。」  
「吳維新！」柴金福吩咐道：「連夜去找那位姑娘談談，問明情由，不可以脅迫人家。」  
「是！」吳維新恭恭敬敬地答應著。

（三）  
三更！客棧完全沉寂下來。  
莫見白自然也上了床，但他並沒有閉上眼睛。他不是什麼豪傑，更不是英雄，但他畢竟也在道上闖蕩了二十來年。在這二十來年刀口舔血的生涯中，他從來不知道什麼叫害怕。然而此刻他的脊樑骨上却是一陣陣地透著寒意，他預感到似乎將有什麼不吉祥的事要發生。  
十多年前，他曾經落魄，逃過仇家，跑到遠寧『振遠銀礦』當過礦工，整日與白銀為伍，過的却是暗無天日的地底生活。後來，他打算偷一大車礦砂逃走，過幾天舒坦日子，不幸被逮著了，總是海思雲多少知道點他的過去，抬抬手，把他給放了。莫見白珍惜這份恩情，一

聽說海棠是海思雲的獨生女兒，要來盤石鎮找當年不可一世的金福刀王為父報仇，他就跟著來了。一方面是感戴當年海思雲的那份「高抬貴手」之情；另一方面也許因為他浪蕩多年，一事無成，對那些所謂功名成就的人多少懷著嫉妒之心。什麼一代人豪，暗地裡還不是幹著狗皮倒灶的事兒。所以他才對吳維新說：「我是來看笑話的。」  
現在回想起來，他發現自己的行為太輕率了，金福刀王和海思雲各自在不同的生活圈子裡，互不相干，了無恩怨，又如何會發生仇殺的事件呢？何況以金福刀王的江湖老到，真個殺了人，也不會有鐵證落到海棠這年輕姑娘的手裡呀！  
愈想愈發毛，背上好像生了刺，更加無法成眠了。  
篤篤篤！有人輕敲房門。  
「誰？」莫見白霍地坐起身子一翻，右手伸向枕下，那裏放著他出手奪魂的短劍。  
「爺！是我。」是那粉頭。可真新鮮，白拿錢不上炕，她好像也睡不著。  
莫見白心頭一動，敢情好，反正睡不著，有個雌兒熱乎乎地倒也挺不錯的。  
他下床開了房門，身影一閃，可不是那個雌兒，嚴格說來，莫見白根本就沒有看清楚來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鋒利的刀尖就掠過了她的咽喉。

莫見白竟然沒有死。也許他活不成了，但他至少並沒有立刻斷氣。  
傷科大夫也盡了最大的努力，莫見白的眼睛沒閉上，嘴也沒閉上，只是出氣多，進氣少，看樣子也拖不了多久。

海棠眼淚汪汪地蹲在莫見白的身邊，她忍住悲戚說：「莫叔，是我害了您，您要是有個三長兩短，我一定替您報仇……莫叔！快告訴我，是誰殺了您？」  
莫見白當時本能地往後一閃，喉管才留下了一半沒開口，暫時沒喘氣，他那裏還說得出話來呢？  
「是不是吳維新？」  
莫見白使足了勁兒，才將腦袋瓜子擺動了一下；在上燈的時候，吳維新已經和他打過照面，兩下裏也較上了勁，以吳維新的功力根本就不可能殺他。  
「是不是柴家的二少爺？」  
莫見白又搖了搖頭，他見過柴維新，當時他甚至很欣賞那位二少爺的氣度；像那種胸懷磊落的人怎麼會暗下毒手殺人呢？  
「那會是誰？那到底是誰呀？莫叔！告訴我，快告訴我呀！」  
莫見白心裡明白：只要去問那個粉頭就知道了，但他却說不出來。  
「大夫！」海棠褪下手上的金鐲子，塞在傷科大夫的手裡：「求您盡量用好藥，醫好他的傷，要多少錢我都給您。」  
海棠飛快地奔了出去，她並不畏懼什麼，她悲憤、悲傷，心中的恨意加深，只想立刻一鼓作氣地發洩出來。  
長街漆黑，海棠奔出傷科大夫的診所之後，稍稍停留了一下，似乎在斟酌該去那兒，就在此刻，一個人影在她面前出現。  
是吳維新。  
「海棠姑娘嗎？」吳維新彬彬有禮地。  
「沒錯。」  
「是海思雲海總監的千金嗎？」  
「沒錯。」  
「哦！我姓吳，單名一個雄字……」  
「用不著報名，我知道你是誰，」海棠像是吃了一肚子的炸藥：「你是金福刀王的狗腿子。」

這位名叫海棠的大姑娘似乎沒有將來勢如迅雷閃電般的柴維新放在眼中，身子一動也沒有動，只將右手輕輕一抬，想要格住那隻探向領口處的手掌，當她突覺咽喉處一涼，柴維新那隻手的食、中二指已經伸進她的領口時，她才後悔自己太輕敵了。此刻的情勢若非乖乖地讓對方抓住領口，那就只有拚著讓對方撕破衣襟，當場出采的危險。  
從柴維新在門口出現到此刻為止，只不過是一眨眼的時間，莫見白一開始雖然採取不參與的態度，但他突然又改變了主意，他那隻瘦骨嶙峋的手猛往上一抬，一聲脆響，柴維新的手腕就被他扣住了。海棠才有了機會脫身而退。  
房門口突然又出現了兩個人，繫著頭巾，赤裸的上身只套著一件沒扣上鈕釦的鹿皮背心，結實的手臂上刺青圖案是九條活生生的盤龍，毫無疑問，他們正是九龍陣九兄弟其中的兩個。  
其中一個開口說話：「老兄，請不要插手。」  
莫見白冷冷地說：「我本來也不想插手，只因這位二少爺出手太輕薄了，對待一個姑娘家，不可如此。」  
「哼！」柴維新的目光中幾乎噴出火來：「在我眼中沒有什麼男人、女人，我只分朋友、敵人，請放手！」  
莫見白鬆開了手，這表示他的確無意插手，方才的行動只是不願見到海棠當場出采。  
莫見白一鬆手，九龍陣那兩個兄弟也退出房去。  
柴維新指著地上那幅立軸，冷冷問道：「妳送來這四個字是什麼意思？」  
「你真是多此一問，八月二十七日我要送柴金福歸天，明人不作暗事，先打聲招呼。」  
「哼！夠爽快！」柴維新挑挑大拇指，私心中也的確有些佩服：「請問姑娘芳名？」  
「海棠。」

（一）  
這一位名叫海棠的大姑娘似乎沒有將來勢如迅雷閃電般的柴維新放在眼中，身子一動也沒有動，只將右手輕輕一抬，想要格住那隻探向領口處的手掌，當她突覺咽喉處一涼，柴維新那隻手的食、中二指已經伸進她的領口時，她才後悔自己太輕敵了。此刻的情勢若非乖乖地讓對方抓住領口，那就只有拚著讓對方撕破衣襟，當場出采的危險。  
從柴維新在門口出現到此刻為止，只不過是一眨眼的時間，莫見白一開始雖然採取不參與的態度，但他突然又改變了主意，他那隻瘦骨嶙峋的手猛往上一抬，一聲脆響，柴維新的手腕就被他扣住了。海棠才有了機會脫身而退。  
房門口突然又出現了兩個人，繫著頭巾，赤裸的上身只套著一件沒扣上鈕釦的鹿皮背心，結實的手臂上刺青圖案是九條活生生的盤龍，毫無疑問，他們正是九龍陣九兄弟其中的兩個。  
其中一個開口說話：「老兄，請不要插手。」  
莫見白冷冷地說：「我本來也不想插手，只因這位二少爺出手太輕薄了，對待一個姑娘家，不可如此。」  
「哼！」柴維新的目光中幾乎噴出火來：「在我眼中沒有什麼男人、女人，我只分朋友、敵人，請放手！」  
莫見白鬆開了手，這表示他的確無意插手，方才的行動只是不願見到海棠當場出采。  
莫見白一鬆手，九龍陣那兩個兄弟也退出房去。  
柴維新指著地上那幅立軸，冷冷問道：「妳送來這四個字是什麼意思？」  
「你真是多此一問，八月二十七日我要送柴金福歸天，明人不作暗事，先打聲招呼。」  
「哼！夠爽快！」柴維新挑挑大拇指，私心中也的確有些佩服：「請問姑娘芳名？」  
「海棠。」

「海……棠？……貴姓？」  
「姓海，名棠，你要我說幾遍？」  
「海姑娘，家父那裡得罪了妳？」  
「為父報仇。」海棠說起話來乾淨俐落，毫不拖泥帶水。  
雖然柴老爺子不是一個喜歡提「當年勇」的人，然而柴維新對他父親的過去也有相當的了解。金福刀王義薄雲天，豈是一個視人命如草芥，殺人如麻的梟雄？  
柴維新在一陣怔愣之後，胸臆中燃燒的怒火也逐漸平息下來。他緩緩地說：「父仇不共戴天，姑娘為父報仇，理所當然，只怕姑娘找錯人了。」  
「沒錯。」海棠這兩個字說得斬釘截鐵，力逾千鈞：「可有憑據？」  
「鐵證如山。不過，我要在八月二十七日那天當眾揭露，各路賓客也正好作個見證。」  
「好！」柴維新用力地一點頭：「本來我打算一見到妳就不會放妳過門的，現在我改變主意。家父過去在江湖道上受人敬重，我這個作兒子的對他老人家更是萬分信賴。八月二十七日恭候芳駕。」  
「二少爺！沒想到妳還如此豪氣，請問：如果我到時當場舉出鐵證，妳將採取何種態度？」  
「很簡單，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不過，為人子女者不能眼看著老父受戮，唯有替父一死。」  
「那怎麼成？」  
「父債子還，理所當然！」說到此處，柴維新一拱手：「請恕打擾，在八月二十七日之前，姑娘儘管在這盤石鎮上明來明去，不會有任何人膽敢打擾妳。」  
柴維新來如疾風，去如狂飈，海棠這妮子竟然嘆喏一聲笑出聲來。  
莫見白喝完了最後一口酒，噴著嘴問道：「妳笑什麼？」

「我笑這小子真夠味道，也真夠憨厚，到現在他還以為他的老子是一代人豪哩！」  
「海棠！如果我是你，就笑不出來了。」  
「哦？為什麼？」  
莫見白的腦袋瓜兒連連地搖晃著：「海棠，如果你找錯了人，漏子可就大啦！」

（二）  
柴金福的腦袋瓜子也是連連地搖晃著，口裡喃喃有聲：「海！海！海是個冷姓，我應該不會忘記呀？怎麼壓根兒就沒印象呢？」  
「爹！您再想想，」柴維新很認真地說：「那位姑娘說話斬釘截鐵，好像……」  
「哦！」柴金福聲音猛地一揚：「我想起來了，海思雲，十年前遠寧『振遠銀礦』的總監，我就認識這麼一個姓海的。」  
坐在左邊的海思雲連忙問道：「爹，您老人家和他有過節嗎？起過衝突嗎？」  
柴金福面色突地沉重起來，連連地揮著手說：「快！快！快！吳維新！」  
柴維新站在門口吆喝一聲「雄叔」，那吳維新立刻就到了。很顯然，他就待在書房外面隨時聽候召喚。  
「吳維新，還記得海思雲這個人嗎？」柴金福的聲音比方才輕了許多，而臉色却更加沉重了。  
「海思雲？」吳維新還費勁地想了一陣子：「有哇！十年前在遠寧……」  
「這位姑娘名叫海棠，八成就是海思雲的女兒，她說此番前來是為父報仇，你說給我兩個兒子聽聽，到底是怎麼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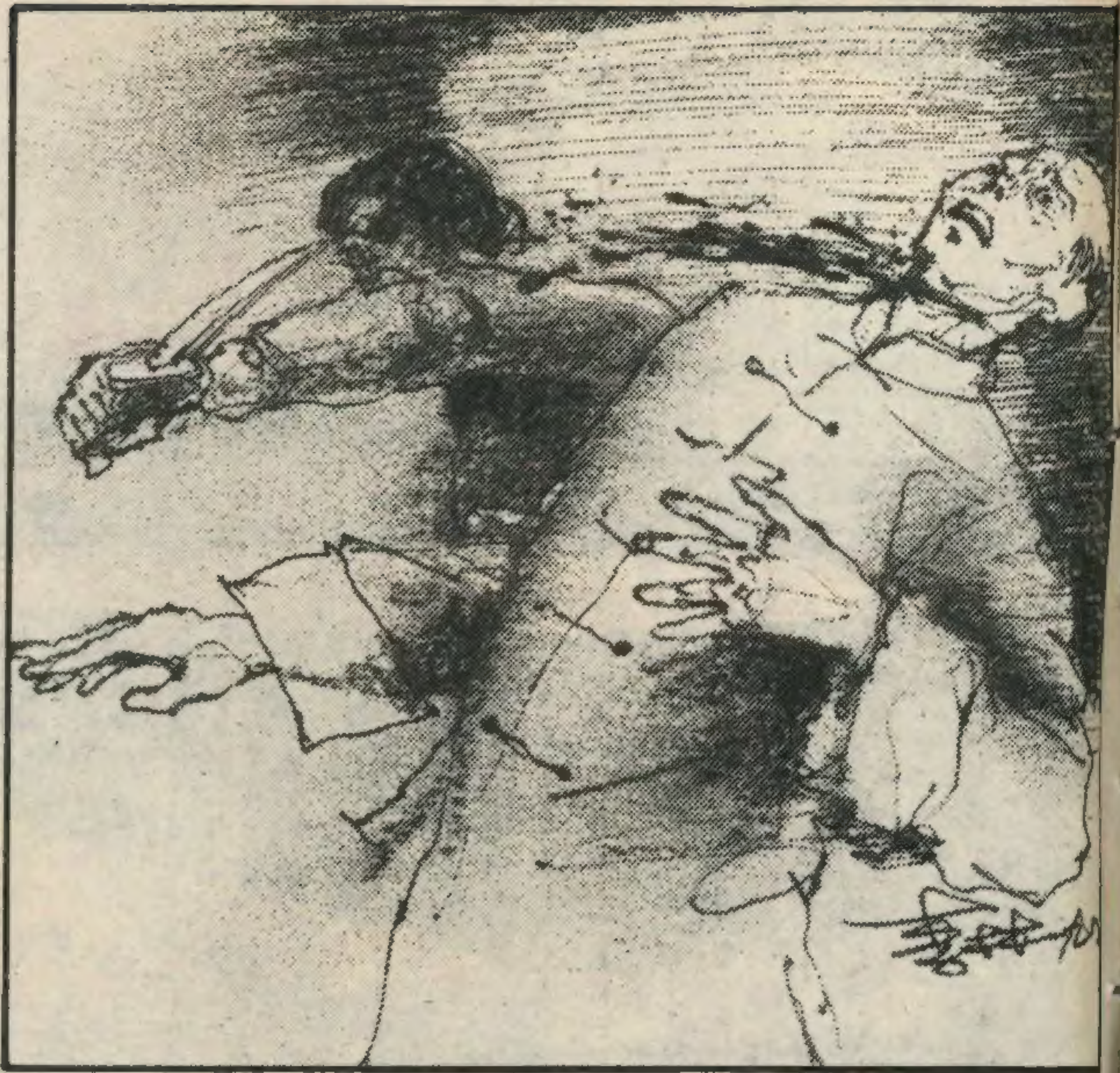
吳維新搖頭嘆息，沒好聲地說：「如果這位姑娘真是海思雲的女兒，竟然衝著老爺子當仇家，那真是好人難作了。十年前，老爺子雲遊關外，在直隸張督軍公館作客，海思雲是『振遠銀礦』的總監，因為涉嫌盜賣礦砂，被人告到督軍那兒，張督軍揮揮手說：『拖出去斃了吧！』老爺子說了個人情，後來只打了他幾十板子。老爺子還教我親自送他回到本溪湖的老家，這……這怎麼扯上什麼為父報仇的爛帳呢？」  
「那就不對了！」柴維新沉吟著說：「也許這個姓海的不是那個姓海的。」  
柴維新態度堅決地說：「小弟！不管這位海棠姑娘是誰的後人，我們絕對相信爹老人家不可能任意殺人，這種事情我們立刻就要下個決斷：爹！我主張擄走那位姑娘，不容許她到壽宴上來胡鬧。」  
「不行，」柴金福立刻反對：「無風不起浪，事出必有因，這件事要查個明白。」  
「對！」柴維新贊成他爹的看法：「不可以擄人家走，一定要查個明白。」  
「吳維新！」柴金福吩咐道：「連夜去找那位姑娘談談，問明情由，不可以脅迫人家。」  
「是！」吳維新恭恭敬敬地答應著。

（三）  
三更！客棧完全沉寂下來。  
莫見白自然也上了床，但他並沒有閉上眼睛。他不是什麼豪傑，更不是英雄，但他畢竟也在道上闖蕩了二十來年。在這二十來年刀口舔血的生涯中，他從來不知道什麼叫害怕。然而此刻他的脊樑骨上却是一陣陣地透著寒意，他預感到似乎將有什麼不吉祥的事要發生。  
十多年前，他曾經落魄，逃過仇家，跑到遠寧『振遠銀礦』當過礦工，整日與白銀為伍，過的却是暗無天日的地底生活。後來，他打算偷一大車礦砂逃走，過幾天舒坦日子，不幸被逮著了，總是海思雲多少知道點他的過去，抬抬手，把他給放了。莫見白珍惜這份恩情，一

聽說海棠是海思雲的獨生女兒，要來盤石鎮找當年不可一世的金福刀王為父報仇，他就跟著來了。一方面是感戴當年海思雲的那份「高抬貴手」之情；另一方面也許因為他浪蕩多年，一事無成，對那些所謂功名成就的人多少懷著嫉妒之心。什麼一代人豪，暗地裡還不是幹著狗皮倒灶的事兒。所以他才對吳維新說：「我是來看笑話的。」  
現在回想起來，他發現自己的行為太輕率了，金福刀王和海思雲各自在不同的生活圈子裡，互不相干，了無恩怨，又如何會發生仇殺的事件呢？何況以金福刀王的江湖老到，真個殺了人，也不會有鐵證落到海棠這年輕姑娘的手裡呀！  
愈想愈發毛，背上好像生了刺，更加無法成眠了。  
篤篤篤！有人輕敲房門。  
「誰？」莫見白霍地坐起身子一翻，右手伸向枕下，那裏放著他出手奪魂的短劍。  
「爺！是我。」是那粉頭。可真新鮮，白拿錢不上炕，她好像也睡不著。  
莫見白心頭一動，敢情好，反正睡不著，有個雌兒熱乎乎地倒也挺不錯的。  
他下床開了房門，身影一閃，可不是那個雌兒，嚴格說來，莫見白根本就沒有看清楚來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鋒利的刀尖就掠過了她的咽喉。

莫見白竟然沒有死。也許他活不成了，但他至少並沒有立刻斷氣。  
傷科大夫也盡了最大的努力，莫見白的眼睛沒閉上，嘴也沒閉上，只是出氣多，進氣少，看樣子也拖不了多久。





莫見白還沒看清來人，鋒利的刀尖就掠過了他的咽喉。

回老家？是金福刀王教你這麼說的，對不對？」

「不不不！妳誤會了！」

「金福刀王剛才又派人來殺莫叔，想把我嚇跑是不是？」

「休想！有本事就在八月二十七之前把我給刺了！」順

便請給柴二少爺捐個口信，希望他說話算話！」

「海棠姑娘！妳不覺得妳太緊張了嗎？」

「到了八月二十七那天，我會更緊張。」海棠說完之後

後扭頭就走。

「放肆！」吳雄沈叱一聲，驍身躍起，攔住了海棠的

去路。

看架式，吳雄的功力還真有得瞧的。

海棠毫不示弱，蠻橫地問道：「你想幹什麼？」

「我想教訓教訓你……」

「雄叔！」一聲沉叱，柴維新自黑處冒了出來。

「二少爺！」吳雄立刻閃退。

「不可以為難海棠姑娘，雄叔請回去吧！」

「是！」吳雄雖是長輩，畢竟是個下人，立刻遵命走

了。

「對不起！」柴維新行禮致歉。「剛才雄叔冒犯妳了

，爹也一再交代過，不可對姑娘無禮。」

「很好！你們一個唱紅臉，一個唱黑臉。」

「海棠姑娘！這其中恐怕有誤會。」

「現在我不想提十年前的老帳，那要等到八月二十七

那天當眾再來結算，先說眼前面的，你這位二少爺剛走

，莫叔就被殺了。」

「哦？」柴維新不禁大吃一驚。

「你會不知道嗎？」

「海棠姑娘，你最少應該相信我不會幹這種卑鄙的事。

……傷得很嚴重嗎？」

「你自己去看吧！」

海棠又帶著柴維新進了傷科大夫的診所。

這時，莫見白已進入昏睡狀態中，柴維新向傷科大夫

詢問傷勢。

「二少爺！我會療傷，可不會救命，喉管創斷了一半

，到現在他還沒斷氣，就已經是奇蹟了。」

「大夫！全力醫治，我有重賞。」

「二少爺！我會盡力的……對了！待會兒我會派幾

個人在這兒守著。」

離開了傷科大夫診所，柴維新就近敲開了一戶人家

大門，教了個熟人去送信，等到九龍集的兩個弟兄趕來

，他才和海棠雙雙離開。

這一切都看在海棠的眼裡，她方才那股子火氣似乎已

消失了不少。

「海棠姑娘！咱們邊走邊聊聊好嗎？」

「有什麼好聊的？」

「剛才妳和雄叔的談話我都聽到了，這和家父所說的

經過有很大的出入，再說，我相信家父也不是那種喪心

病狂的貪婪之輩。」

「二少爺，磐石鎮那柴家大院是什麼時候蓋的？」

「嗯！」柴維新認真地算了一算。「有七、八年了。」

「花了多少錢？」

「總得花個兩三萬大洋吧！」

「你們柴家在四鄉買了多少地？買了多少山？」

「海棠姑娘！妳問這話是什麼意思？」

「金福刀王靠著一把鋼刀在江湖闖蕩，一不為匪，二

不作盜，更不是貪官，那來那麼多錢？」

柴維新被問住了，他的確答不上話來。

「十年前，你們柴家還是一文不名，怎麼突然發了起

來，那是因為令尊在我爹的手中掠走了白銀十萬兩。」

「海棠姑娘！妳……」

「二少爺！你用不著辯駁，我也不怪你祖傳令尊的惡

行，那是因為你根本就不了解令尊過去的作為，也許天

底下沒有一個人了解他……」說到這裡，海棠停下了

腳步。「二少爺！天都快亮了，你請回去吧！承你的情，

在八月二十七之前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在這磐石鎮上活動

，到了那天，我會給你一個明白的交代……」

「海棠姑娘！妳……」

海棠已經轉身走去，連頭都沒有回，她顯得很決斷，

也很絕情。

（五）

天已五更。

柴維新却毫無睡意，他一直不停地想：為什麼會有人

暗殺莫見白？那個人是誰？那個人的目的何在？是因為

怕莫見白所知道的秘密洩漏出來？還是更深一層地挑起

海棠的仇恨之心呢？

情勢如謎，但是這個殺害莫見白的人却是整個謎題的

關鍵，想到此處，他霍地站了起來。秋涼似水，他加披

了一件外衣，就匆匆往外走去。

在院子裡，柴維新碰上了吳雄。

「雄叔！你還沒睡呀？」

「唉！」吳雄沉嘆了一聲。「老爺子」宿未上床，我

那裡能安睡呢？……二少爺還要出去嗎？」

「一個姓莫的被人割斷了喉管，雄叔聽說了嗎？」

「聽那姓海的姑娘提過了……」

「姓莫的功夫如何？」

「十多年前他只是個混混，如今功力好像很不錯了。

」

「雄叔和他比較如何？」

「慚愧！多年不練，已經不如他了。」

「雄叔！以你看，是什麼人殺了他？咱們磐石鎮上有

這種能人高手嗎？」

「沒有，絕對沒有。」吳雄說得很肯定。

「那一定是外來的了？」

「可能。」

「雄叔！磐石鎮就這麼大小，明兒煩你費神查一查，

如果真有外來的人，那是混帳不過去的。」

「好的。」

「去安慰安慰爹，請他老人家上床安歇吧！」

柴維新此刻是心情沉重，步履却疾速，他要趕到傷科

大夫那兒去，坐等莫見白醒來，他一定要等到一個可以

問問傷者一兩句話的機會。他不指望得到什麼滿意的答

覆，只要斷斷續續幾個字，幾個手勢，甚至一個眼神，

也許對他都有莫大的幫助。

遠處已傳來雞啼，在天亮前這一刻，天空顯得格外的

黑沉，柴維新邁開大步，不一會兒工夫就到了傷科大夫

的診所。

門是敞著的。

幹嗎呀？敞著門透氣嗎？

柴維新一個大步跨進去，他的整個身體宛如墜入冰窖

子，立刻凍住了。

莫見白的腦袋瓜子歪在一邊，兩眼翻白，原先纏裹在

項間的層層的布已經再度被利刀挑開，鮮血還在汨汨地

流著。傷科大夫死在地上，背朝上，後背心一個血窟窿

。

九龍集的兩個弟兄呢？

柴維新的餘光恍惚看見了一條刺青的手臂在晃呀晃的

，轉頭一看，他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九龍集的那兩個

弟兄一左一右地靠在藥櫃的兩邊，他們被兩把匕首穿過

咽喉活生生釘在藥櫃上。

下期待續



# 江湖傳奇4-3

## 雌雄對決

前情提要  
莫見白被殺，柴維新百思不得一解，他趕到傷科大夫處，卻發現大夫以及九龍集兩個弟兄都死了。



只見那人以黑巾蒙面，手持彎刀，來勢兇猛。

### 是非難分

#### (一)

磐石鎮一向寧靜無波，一夜之間連出四條命案，一個行客、一個坐客，外帶兩個九龍陣的弟兄，小鎮立刻像是一個被頑童用竹竿搗了一下的蜂窩。

吳雄奉命清查外來的人，九龍陣剩下的七名弟兄也在追查兇手，從清晨到晌午，從日正到黃昏，却是一無所獲。柴維新極欲和海棠見面一談，沒想到連她的影兒都不見了。

茶樓酒肆間眾說紛紜，蜚短流長，謠言本來就是生了翅膀，一有機會就到處亂飛。也許因為金福刀王柴老爺子太有名望，談論的人都有意無意地沒把他老人家扯上。

但是金福刀王本人却深深明白這件事已經把他給扯上了；儘管他心無愧，而這四條人命毫無疑問是因他而葬送的。吳雄和他的次子都將詳細情況向他作了報告，一開始，他認為海棠這小妮子的說法太荒謬了。當他冷靜後，又再度確信他自己曾經說過的話——事出必有因。那麼，吳雄就成為整個事件的關鍵者了。而他絕不相信吳雄會在護送海雲回家途中嚴刑逼供，得到了那十萬兩白銀還殺死了海雲；吳雄沒那份能耐；再說，吳雄有了那十萬兩白銀幹嘛還要跟著他幹了十年的奴才，早就可以躲到一個隱密的地方去享清福了。

柴維新問他：爹，我們那來那麼多錢？問話時那種目光充分顯示他對一向敬重的父親已經有懷疑。這一問使得柴老爺子非常痛心，他又無法詳作解釋。他不為匪，不作盜，從不取非份之財。然而，「利」永遠是「名」的影子，這兩者是相隨的，有了名，利會隨之而來，闖蕩江湖那麼多年，財富也就隨著名氣日益壯大，連柴金福本人都不知道那些錢是那裡的。至於海棠說「十年前柴家還是一文不名」那是不確實的。在柴老爺子沒有封刀退隱之前，他只是沒有炫耀他的財富而已。

#### (二)

上燈時分，柴維新又開始活動了。一整天，他都待在柴家大院休息，養精蓄銳的思考，他要解開其中許多的結頭。在上燈之前，九龍陣弟兄中的老么帶來了一條線索，莫見白昨夜曾叫了一個名叫菊花的雌兒侍酒，中途這個雌兒離去，但是在莫見白被殺之前，這個雌兒曾經又在客棧中出現過。

找到這個雌兒並不難，菊花的面色蒼白，似乎是餘悸猶存。當柴維新表明身份之後，她也立刻說了實話：是有人逼著她去叫門的，至於那個人是個什麼模樣兒，她壓根兒沒瞧見，說話的聲音呢？早就忘掉了。她說話的時候渾身發抖，她希望這一生中再也不記住這一場惡夢。

這其中還有一個疑問：當時海棠已經離開了客棧，她為什麼去而復返？剛好發現了倒在血泊中的莫見白，如果莫見白不及時獲救，他必定捱不了多久。那麼，無辜的傷科大夫和兩個九龍陣的弟兄也就不會殞命。是湊巧？還是海棠得到了什麼訊息，這都需要海棠說明，然而現在海棠已經找不到她了。她為什麼突然藏匿起來了呢？是不信任柴維新對她的承諾嗎？

南奔北走，問東查西，這一折騰，又到了起更的時候了。柴維新仍然是茫無頭緒。

他打算回到家去再找吳雄詳談，要把當年吳雄護送海雲回遼寧本溪湖老家的經過問個一清二楚，那怕是點點滴滴也不會遺漏，就在他回家的路上，有人攔住了他的去路。

的去路。

是鎮東頭上劉家鐵匠舖的小徒弟鐵柱子，專修馬蹄鐵，柴維新對他可熟得很。

「二少爺！請跟我來！」鐵柱子平時就沈默寡言，教他說這第一句話已經很多了，他說完後扭頭就走。柴維新倒也沉得住氣，口都難得開，靜靜地跟在鐵柱子的身後。

出了磐石鎮，又走了一段路，山坡上有一座山神廟，鐵柱子停了下來，抬手指向山神廟一指。

下弦月還沒露面，藉著星光，柴維新發現山神廟前面有一個人影，山風吹起那人的頭髮，柴維新精神一振，那正是他踏破鐵鞋無覓處的海棠。

「聽說你要找我，我也很想見見你。」海棠一見面就落落大方地說。

「海姑娘！我爹也想見見妳。」

「我此刻還不想見他。」

「為什麼呢？」

「仇人見面，分外眼紅。」

「海姑娘！這一點妳絕對是錯了，我爹沒有殺人越貨，沒有取不義之財，令尊的死與他老人家無關。」

「二少爺！現在我們不要爭論這些，我想見你和你想見我似乎是目的相同的。在傷科大夫的診所連傷四命，我們要查明是誰幹的？目的何在？」

「首先，我要問妳一件事，當時妳已經離開了客棧，妳為什麼去而復返？」

「我可以坦白告訴妳，我當時只是離開了莫叔的廂房，並沒有離開客棧，我一到磐石鎮就投宿在『來興棧』，我用的化名，在投宿的時候在裝扮上也玩了些兒花樣，是個中年婦人。我的廂房就在莫叔的隔壁——二少爺！我的解釋妳還滿意嗎？」

柴維新沒有說什麼，只有苦笑，他心中暗忖：這小妮子的江湖門檔倒是挺精明的。

「我曾經問過莫叔，殺他的人是吳雄嗎？莫叔搖頭；我也提到妳，莫叔也搖頭……」

「海姑娘！為什麼會想到吳雄殺害莫見白？」

「他們過去相識，也許莫叔知道一些吳雄的秘密。這只是我的猜想而已，其實我是太高估吳雄了，他還沒有那麼大的能耐。」

「那會是誰呢？」柴維新仰頭看天。似乎希望老天爺給他一個滿意的答案。

「我倒想到了一個人，不過說出來妳一定會生氣。」

「哦？」柴維新幾乎可以肯定海棠一定懷疑殺人者是他的父親。

「九龍陣在北六省是很出名的，能够不聲不響地把他們兩個做掉，那不是一般人能够辦得到的，所以我想到金福刀王……」

「海姑娘！我不是護短。」柴維新激動地說：「那是不可可能的。我可以發誓舉證，我爹昨夜日夜都沒有離開柴家大院。他老人家既然如此殘酷，又何必還把妳留著？殺了妳不就斬草除根了嗎？」

「這是我唯一想不通的事，所以我並沒有肯定說他是兇手……」說到這裡，海棠的語氣一轉：「今兒我一整天不敢待在客棧裡，二少爺！你給我的承諾還算數嗎？」

「絕對算數，甚至連我老爹也一再交代吳雄，不可為難妳，請妳相信我。」

「二少爺！我絕對相信妳。為了回報妳的情，我願意幫妳合力去找出昨夜在傷科大夫診所連傷四命的兇手，只有一天兩夜的時間，希望我們能够查出個眉目來。」

「海姑娘！真是感激妳，說實話，如果這件事不查個水落石出，我對九龍陣的弟兄也不好交代……走！我們



回鎮上去。你堅持不肯和家父見面，我不勉強你。最少，你和吳雄也該見面。」

「跟他見面可以，只談緝兇的事，十年前的老事不提。那件事我要在八月二十七那天當眾抖出來。」

「好！」柴維新一口答應。「全依你。」

### (三)

柴維新和海棠雙雙回到鎮上，一個突如其來的消息把他們震懾住了——菊花被殺。

兇手當時沒有時間去處理菊花，他要全力追蹤挨刀受傷的莫見白，如今柴維新找上了她，兇手提高了警覺，只有殺她滅口，杜絕後患。

柴維新連連跺腳地說：「唉！唉！是我殺了她！是我殺了她！如果不是我去找她問東問西，她就不會有殺身之禍了！」

海棠靜靜地凝視著他，一句話也不說，她似乎在從這位二少爺的一言一行中去評鑑他的人品。

「海棠！」在情急之下，柴維新叫出了她的名字。「殺人者還沒有走，他還留在鎮上。」

海棠點點頭。

「他為什麼還沒有走？」柴維新自提問題，自作答案：「他不是為了找機會殺菊花滅口而留著，他的目標不是莫見白，至於九龍陣的兩個弟兄和傷科大夫更是無辜者。他還有別的目標，他還有更大的目的。」

海棠再次默然點頭，這一次她很用力。

「他的目標是誰？是你？是家父？」

「是我。」海棠用力地說。

「何以見得？」

「如果這個殺手是針對你們柴家的任何一個人，他就不應該殺害莫叔。」

「如果是針對你而來，為什麼選在這種時候？選在這個地點？」柴維新雖是一個起起武夫，却是才思敏捷，反應絕佳。「為什麼選讓妳活著？那才有一種解釋：更進一步地挑起妳對家父的仇恨。」

海棠猛地一震，她那雙黑白分明的眸子不停地轉動，她似乎突然想到了什麼。

就在此刻，吳雄來了。在回到鎮上的時候，柴維新就教鐵柱子去傳了話。

吳雄很客氣的行禮招呼：「二少爺！海姑娘！」

海棠仍是那般倨傲，她是礙於柴維新的情面，才勉強地向吳雄點了點頭。

「海姑娘！妳躲到那兒去啦？今兒一整天我和二少爺找你找得好苦！」

柴維新察言觀色，情知海棠不屑於理會吳雄，連忙把話題接了過去：「雄叔！你今兒查了一整天，毫無頭緒，可是，殺人的兇手明明還留在鎮上。」

「二少爺！這個兇手狡猾得很，他不在人多的地方露臉，只要在暗處一閃，就沒處找他了！」

「哼！」海棠冷笑了一聲。「我就要把他給揪出來。」

「海姑娘？」吳雄客客氣氣地說：「我了解妳的心情，我也知道妳要為莫見白復仇。恕我說句不中聽的話，也許這只是莫見白自己惹的禍，在那兒結了仇家，如今仇家找上了他，跟別的人，別的事都不相干，另外三條命只是倒楣被他扯上了！」

「雄叔！」柴維新插上了嘴。「情況沒這麼單純吧？」

「二少爺！我就看不出來事情有什麼複雜的……」吳雄又轉頭向海棠說：「海姑娘！妳年紀輕輕的，又是個姑娘家，跟莫見白那種人扯在一起，那會壞了妳的名聲的呢！」

「吳管事！」海棠冷冷地說：「請不要把話題扯得太遠。今晚我們三個人見面，只談一件事：昨夜連出四條命案，兇手太過殘酷，我們下決心要把兇手找出來，請問：你有什麼高見？」

吳雄一字一字用力地說：「如同大海撈針。」

「雄叔！你——」

「二少爺！承你叫我一聲雄叔，那是因為你有教養，尊敬年長的長輩，其實我在你面前一絲也不敢托大。二少爺！你年輕氣盛，可是你對江湖道上的花樣懂得太少了。昨夜一連出了四條人命，這是下雨前的雷聲，是嚇唬人的，是要給老爺子下馬威的。」

海棠霍地站了起來，寒著臉說：「吳雄？請你說清楚一點！你莫非認為那四個人是我殺的？我就算天良喪盡，我也不會殺害莫叔。」

「什麼莫叔？」吳雄以輕鄙的口氣說：「那只是妳的叫法。當年莫見白無處藏身，躲到『鎮遠銀鑛』去幹礦工，想幹一票，被妳老爺逮住了，放了他一馬，說穿了，他和妳老爺一樣，都是監守自盜之流——」

「雄叔，不可對海姑娘如此無禮。」柴維新再也忍不住了。

「二少爺！到了後天這位海姑娘就要大鬧壽宴，把老爺子的一世英名踩在她的腳底下，你還要教我對她客氣嗎？」

「雄叔！爹也會交代過，不可以對海姑娘無禮。」

「二少爺！」海棠目眶中噙着淚珠。可以看得出來，她下了最大的忍耐工夫，「免得你來在中間為難，我還是抽身而退，我答應你的事我還是會去辦，一有消息，我就會找人給你送信的。」

海棠走了，柴維新靜靜地坐在那兒。吳雄却老淚縱橫地哭了起來。柴維新撫慰地拍拍吳雄的肩頭。對於這樣一位忠心耿耿的長者，他又何忍責備呢？

### (四)

柴維新又到半開門去了一趟，菊花被殺的現場還保留著，她的死狀和莫見白一樣，被利刀割了脖子，一床都是血。經他盤問之下，使他精神一振。兇手是以尋芳客的姿態出現的，經編兒的描述：三、四十歲，個頭兒不高，一頂花陽帽壓得很低，沒看清楚臉子，也沒開口說話，冲着菊花一指，兩人就進房關門了。

雖然資料不夠詳盡，但是兇手畢竟現形了；既然是個三四十歲的男人，那海棠至少不涉嫌了。

以年齡來推算，若說十年前這個男人與他父親，或者和海思雲搭上邊，甚至與海思雲被殺那件事扯上關係那也是可能的。

柴維新在頹喪中不禁興起一絲希望，他決心立刻趕回家去，和老爺子詳細聊聊，要他老人家竭力搜尋記憶，將這個模糊的影子清理出來。

聽到梆鼓聲，他才知道已經是三更天了。

驀地一分神，一個黑影已經到了柴維新的面前，刀光一閃，鋒刃已經掃到他的腿邊。

柴維新練的是外門功夫，騰、挪、閃、躲更是見長，這一刀來得如同閃電，還是被他閃過了。

在這一瞬間，柴維新抬頭向那人打量，只見那人以黑中蒙面，穿了一身短靠，手持彎刀，來勢兇猛。

緊接著，第二刀又到，仍是掃向他的下盤。

柴維新不想和對方硬幹，於是拔腿就跑，同時口中大叫：殺人啦！殺人啦！他的呼聲引來了不少人，他站住腳，回身指去，那個人早就不見了！

柴維新突然覺得褲腳管中有一股暖流，低頭一看，褲管早已裂開，原來他的腿上被削了一刀，而他還不自覺





「答應我，不管發生任何情況都不要出聲……。」

書人，不懂得江湖中的事，這內中的情況太簡單——維綱！別的事你不要管，只管準備後天壽宴的事，如期舉行，準備要豐盛，不可以怠慢賓客。」

「爹！以孩兒的看法——」

「維綱！你不是要我拿主見嗎？這就是我的主見，你去歇著吧！」

「爹！我擔心這兩天夜裡……」

「放心！你爹那把鋼刀是封起來了，金福刀王的架子還在，別人想動我沒那麼簡單。」

柴金福打發了大兒子，又連忙去探望小兒子的傷勢，他什麼也沒說，只叮嚀柴維新好好養傷，少煩心。

柴維新迷迷糊糊地睡著了，似乎感覺有人在輕輕地推他，睜眼一看，只見海棠站在床前。想要支撐著坐起來，海棠一根手指頭在他額頭上一點，又逼著他躺了回去。

「妳？妳是怎麼進來的？」

「我用了不光明的方法。」

「其實，柴家大院開著大門歡迎妳。」

「傷得怎麼？」

「只傷皮肉，未傷筋骨。」

「我也聽說了，——二少爺！我猜想，兇手不存心傷害你，只是讓你在床上躺個十天半月的。」

「是也？」

「你知道兇手為什麼要這樣做嗎？」

柴維新搖搖頭，他想了很久，也想不出個所以然來。

「因為他怕你識破他的陰謀。」

「他？妳已經知道是什麼人了嗎？」

「已經有個五六分了——二少爺，我問你一件事：後天的壽宴還是照常舉行嗎？」

「海棠！到現在為止，妳還相信我爹是妳的殺父仇人嗎？如果這一連串殺人傷人的事件都與妳報仇有關的話，我爹怎麼可能傷害他自己的兒子呢？」

「不要談這些，我只問你，壽宴還照常舉行嗎？」

柴維新突然拉住了海棠的手，激動地說：「海棠，爹一再催我娶老婆，哥哥也不時催我，不是我喜歡打光棍，只因為我從來就沒有遇見一個令我著迷的姑娘。海棠，我喜歡妳，請妳答應我一件事：如果真是我爹殺害了令尊，就讓我代替他老人家受死贖罪；如果不是，妳就答應嫁給我……」

「二少爺……」

「叫我維新，我早就叫妳的名字了。」

「二少爺！現在還不行。答應我，從現在起，安安靜靜地待在床上，什麼也别想，也別亂動，後天你也別下床，所有的事情都交給我。」

「那不行！」

「二少爺……」

「海棠！儘管我喜歡妳，我也不允許妳在大庭廣眾之下侮辱我父親，更不可能……」

嘆地一聲，屋內的燈突然熄滅了！

那不是油盡燈滅，也不是被風吹熄滅，很明顯的，那是一枚細小的東西，運用一種特殊的功力打熄了燈的火苗。兩個人的手本來握在一起的，這時，握得更緊了。

海棠的嘴唇突然點上了柴維新的耳朵，只聽她輕悄地說：「答應我，不管發生任何情況都不要出聲，現在，慢慢挪動，盡量睡到床裡邊去。」

房門在緩緩打開，彷彿是被冷風吹開的。這時，海棠在輕輕地推動柴維新的身子，使他盡量靠近床裡。突然，一股勁風向床邊吹襲過來，那不是尋常的風，而是一個攻擊者在發動攻擊時所帶動的勁風。

「二少爺！」有人大叫了一聲。原來是吳雄？「你！你怎麼啦？」

「快送我去傷——傷科大夫那兒——」

「二少爺，磐石鎮如今已經沒有傷科大夫啦！」吳雄蹲下身，將柴維新背在身上。「咱們快回去吧！」

## (五)

柴維新一共被創了兩刀，下刀的人很有點功夫，一腿一刀、都只傷了皮肉、未傷筋骨。傷無大礙，但是十天半月他可不能四處亂跑了。

當柴維新躺在床上歎聲嘆氣的時候，柴金福和他的大兒子柴維綱正在書房中密商計議。

「爹！」柴維綱神情緊張地說：「您要拿個主見出來，這個姓海的丫頭鬧得太過份了。」

「維綱！這件事跟人家海姑娘什麼相干？維新不是說過了嗎？傷他的是個男的，不是姑娘。」

「爹！您怎麼能相信海棠是一個人闖到磐石鎮來？別說您當年是威震江湖的金福刀王，就算您是一個普通人，磐石鎮上還有鄉親父老呀！她不是一個人來的，她一定帶了不少人，她竟然對維新下手了，——這——這樣鬧下去，還得了嗎？」

「維綱！」柴金福氣定神閑，緩緩地說：「你是個啥



# 雌雄對決

## 前情提要

海棠與柴維新併躺在床上，  
嘆的一聲，屋內的燈熄了，  
突然一陣勁風襲進屋裡！

### (一)

柴維新雖然江湖歷練不夠，但他也懂得這股勁風正是  
凌厲攻勢的前奏。腿上有皮肉之傷，他仍然可以  
躍起奮勇對敵。但他不敢辜負海棠的一再叮嚀，因此盡  
量將身子蜷曲在床的內側，悶不吭聲。  
那股勁風使得羅帳飄飛，帳鉤叮叮作響，却又在一瞬  
間消失。房內靜寂無聲，很顯然，攻擊者突然失去了目  
標；他的攻擊目標自然是海棠。  
攻擊者先以暗器熄燈，是怕被人識破他的面目；他自  
然也有把握在黑暗中攻擊敵人。如今，他似乎有些進退  
失據了。柴維新不禁暗暗高興，看來海棠這小妮子的功  
力相當深厚，不容忽視。  
柴維新的眼力不弱，他極目望去，却什麼也看不見，  
攻擊者與海棠似乎同時都不見了。  
他屏息凝神，仔細觀察，過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他  
已經可以肯定房內除了他之外再也沒有別人存在。  
情況已經很明顯，海棠很技巧地規避了這次攻擊，也  
許她不願意在柴維新的房裡動手，或者，她將攻擊者誘  
開了。想到此處，柴維新猛地坐了起來，他本能地關懷  
海棠的安危。

門口出現了燈光，柴維新提著一盞燈籠出現了。  
「怎麼了？小弟，屋裡漆黑的——」柴維新有些詭  
異地問道：「是有人來過了嗎？」  
「沒有呀！一陣風把油燈吹熄了。」柴維新猶塞地說  
了下來，神色凝重地說：「小弟！我想跟你聊聊。」  
「哥哥！我知道你在擔心什麼。」柴維新又躺了下去，  
這時，他還在記著海棠。「你放心，後天壽宴照開，  
海棠姑娘通情明理，她不會胡鬧的。」



門口出現了燈光，柴維新提著一盞燈籠出現了。

「小弟！有些事你不明白——」柴維新挪著椅子，  
靠近了床榻。「那年我們蓋房子的時候，有一車白銀三  
萬兩的匯票，是從京城『瑞祥』轉過來的，我當時問  
過爹，這是一筆什麼錢，爹教我少過問——」  
「哥哥！你難道真以為這三萬兩白銀是從海思雲那兒  
榨過來的嗎？你竟然懷疑爹他老人家……」  
「小弟！你聽我說，那時候，民國剛剛成立，已經在  
使用大洋了，照說，該用白銀兌換成大洋，每七錢三分  
兌換一塊。可是，『瑞祥』轉來的還是白銀，而且還  
不是銀票，每五十兩一錠，足足六百錠，六口大木箱，  
用了二輛雙轡大套車拉到磐石鎮。」  
「那又怎麼樣呢？」  
「每一錠銀子上都有『振遠鑄造』的字樣……」  
柴維新一直懶洋洋的，這個時候他突地翻身坐起，由  
於用力過猛，牽動腿上的傷處，使他呲牙咧嘴。  
「小弟！這就是我執心的事。也許，海思雲被殺的事  
和爺無關，但是這筆銀子和海思雲絕對有關。」  
「走，我們問問他老人家去！」柴維新忍著腿傷的疼  
痛，就要下床。

柴維新連忙攔住他：「小弟！千萬不能問，爹會發脾  
氣的！」  
「哥哥，就算被爹臭罵一頓，也得問個清楚，要不然  
，到了壽宴上，海棠把這件事抖出來，那豈不糟了？」  
柴家老大蹙眉良久，才點點頭。  
(二)

面對兩個兒子，柴金福的一雙花白眉毛皺得很緊。良  
久，他才緩緩開口說：「本來，過去的事我一個字也不  
想提，你們既然要百般追問，我就告訴你們吧！那年我  
到關外，在張督軍的府上作客，正巧碰上『振遠銀礦』  
的總監海思雲盜取白銀的案子東窗事發，張督軍本來要  
槍斃他的，湊巧我在座，就順便替他說情，張督軍只打  
了他幾十大板。張督軍要海思雲將盜取的白銀交回，才  
肯放他回家，我就到牢房裡去勸海思雲，後來海思雲交  
出了十萬兩白銀，我還教吳雄護送他回家，沒想到張督  
軍撥了三萬兩白銀獎賞我，他的意思是：如果不是我說

情，他就把海思雲槍斃了，那十萬兩白銀也追不回來  
了……那三萬兩白銀一直存在京城的『瑞祥』，後來為  
了蓋這座大院才動用它。唉！我一直覺得有點不安，人  
家冒著性命危險，挨了板子，坐了黑牢，到最後一無所  
有，而我却平白無故地發了橫財……唉！這教我怎麼說  
呢？」

「爹！」柴維新振振有辭地說：「君子愛財，取之有  
道，既然是張督軍獎賞的，那就是受之無愧了。」  
柴維新也接著說：「既然這十萬兩白銀是海思雲自動  
交出來的，他在返回老家的時候就一無所有了。海姑娘  
指責有人在途中嚴刑逼供，榨取了那十萬兩白銀的說法  
就是無稽之談了。」

「當時這丫頭年紀還小，也許不明白當時情況；也許  
……」柴金福揣測地說：「她是受了別人的挑撥，我一  
向行事太過嚴正，得罪了別人在所難免的。」  
「爹，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柴維新一字一字地說  
：「海思雲是被殺的。我相信海棠不會捏造事實。那麼  
，是誰殺了他？為什麼？」  
沒有人能夠回答這兩個問題。

柴金福等他兩個兒子離去後，他又召來吳雄，很認  
真地問道：「吳雄，當年你將海思雲送到家了嗎？」  
「沒錯，老爺子，你已經問過我好幾遍了。」吳雄  
恭恭敬敬地回答著。

### (三)

八月二十六這一天，柴維新整天躺在床上養傷；他並  
非真的不能動，他只是依照海棠的殷殷叮囑。這一天真  
難熬，每時每刻對海棠的思念都在有增無減。絕非因為  
他喜歡海棠就背棄了自己的立場，而是他非常有信心，  
他爹絕非殺人兇手，而海棠到最後必有明瞭事實真相，  
不會成為他的生死冤家。

黃昏時刻，白玉霜的班子到了。一上燈，柴家大院的  
暖壽戲就開了鑼。雖然只是暖壽，仍是要開十數桌，到  
了百十個本鄉本土的親朋好友。

柴家大院最忙碌的人還是吳雄，他身為管事，當然要  
管許多瑣碎的事，而且他還要注意到安全問題。儘管在  
百忙中，他還是抽空來到了柴維新的房中。

「二少爺！」他殷勤地問道：「要去遊戲嗎？」  
柴維新沒好聲地說：「既然有人想教我躺在床上，我  
就讓他們心滿意足吧！」

「二少爺，您對我好像有誤會？」  
「這是什麼話？」

「十幾年來，我對老爺子都是忠心耿耿的。金福刀王  
是江湖道上的霸主，是一代人豪，老爺子的形象不容許  
被人中傷、敗壞。那位海姑娘年紀輕輕，不知天高地厚，  
跑到柴家大院來放狂，若不是老爺子一再叮嚀，我早  
就要教訓教訓她了。二少爺總好像處處護著她，所以，  
我有些看不過去……」  
「雄叔，我不是護著她，是非曲直總得弄個清楚明白  
，如果她是無理取鬧或者存心來找碴兒，我是不會放過  
她的。」

「二少爺說的不是心裡的話？」  
「哦？」  
「我看得出来，二少爺已經喜歡海姑娘了。」  
「我承認。」柴維新就是這種直心腸，就算是柴金福  
當面問他，他也照樣會承認。  
「那就不對了，二少爺明明知道……」  
「雄叔！我相信我爹絕不是殺人越貨的兇手，我同時  
也相信海姑娘不是無理取鬧的人。」  
「二少爺！這種說法不是自相矛盾嗎？」

「一點也不。我從昨晚躺在床上一直輪到現在，却能  
讓我安靜靜地細思細想，海思雲是被殺的，殺人者當  
然不是我爹，是另外一個人巧妙地嫁禍在爹的頭上。」  
「二少爺！你完全弄錯了。過去老爺子行事太剛正，  
得罪了人，所以有人故意要在老爺子六十大壽的時候找  
他老人家的晦氣，海棠是個蠢丫頭被人利用了。」吳雄  
已經逐漸顯露了悻悻之色。「明天在壽宴上海棠丫頭不  
露面那就算了，她若露面，我要給她難堪。」

「雄叔，我奉勸你最好還是別去招惹她，也別把她看  
成小丫頭片子，她不是那麼容易對付的。」  
吳雄凝視著柴維新，半晌，才緩緩地說：「二少爺！  
咱們不妨來個假定，如果海姑娘到時候抖出證據，老爺  
子的確涉嫌殺害海思雲，你將如何面對這樣一個棘手的  
問題呢？」

「我早就對海姑娘表示過，我願意代父受死贖罪，不  
過，我有相當大的把握，不會有那種難堪的局面出現。」  
吳雄沒有再說下去，他對這位二少爺多少還存著敬畏  
之心，有搭沒搭地說了些無關緊要的閑話，這才退出房  
去，柴維新仍然安祥地躺著，他顯然深信自己的判斷。

### (四)

海棠獨自燈下，她的眉頭一直深鎖著，似乎被什麼問  
題困擾著。她那堅定不移的信心顯然已經不存在了。  
篤篤篤！有人敲門。

海棠連問都沒有問就敞開了房門，真是藝高人膽大，  
但她卻沒有料到來人竟是吳雄。  
她冷冷地問道：「你來幹什麼？」

「海姑娘，我一方面是為了昨夜不得體的言辭向你致  
歉；另一方面是為老爺子傳一句話。」  
「有話快說！」

「柴老爺子想問問海姑娘，如果今夜就請妳離開磐石  
鎮，那需要什麼條件。」  
海棠瞪視著吳雄，一句話也不說，彷彿吳雄臉上有好  
看的花兒。

「柴老爺子說，再苛刻的條件也可以商量。」  
「吳管事，我不相信金福刀王會教你來傳這句話。」  
「我吳雄再有膽子，也不敢憑空捏造啊！」

「吳管事，請坐！」海棠的態度突然有了轉變，待客  
人坐下後，她還謹慎地關上了房門。「聽說吳管事的記  
性格外好，柴家大院的雜務開支零零星星，從不登帳，  
每一筆你都記得很清楚。」

「那倒是實情。」  
「十年前，金福刀王到關外，在張督軍府中作客，是  
什麼時候，你還記得嗎？」

「當然記得。是那年三月初七，那天是張督軍的五十  
大壽，老爺子在督軍府前後住了十一天。」  
「沒錯，你的記憶可真好，那我再問你，你送先父回  
本溪湖的故居是那一天動身的？」

「也是三月十一那天。」  
「那一天到家的？」

「在路上經過了四天四宿，是三月十五那天到的。」  
「絕沒有錯嗎？」

「不會錯。」  
「吳管事，先父的屍首在十八地被人發現，那裡距離  
老家還有三十多里地，發現的日子是那年的三月十三，  
你方才說了假話。」  
吳雄的目光閃動了一下，他緊握著嘴巴，沒有吭聲。  
海棠又接著說：「我所以指陳是金福刀王謀財害命殺  
害先父，是因為他收到一筆三萬兩白銀，那正是先父當  
年一念之差，侵吞了『振遠銀礦』十萬兩白銀中的一部





由於她的撲勢極猛，吳雄倒是身不由己地退後了幾步。

「不！和金福刀王仍然有牽連。」  
「海姑娘！二少爺很喜歡妳，他限高於頂，從來就不曾看上那個姑娘，妳既然已想通老爺子不會為財帛而殺人，看在二少爺的份上，妳就不要再追下去了！」  
「吳管事，正好相反，我為了要給柴家二少爺一個明確的交代，這件事我非追下去不可。」

「我能幫得上忙嗎？」  
「吳管事，其中秘密也許只有你最清楚，如果你能透露一二，我會感激不盡。」  
「好吧！」吳雄站了起來。「鎮外那座破敗的山神廟妳是去過的。三更時分，去那兒等我，我會有許多話要告訴妳。」

「多謝！」海棠深深行禮，目光中充滿了感激。  
（五）  
三更！下弦月在浮雲中時隱時現。

海棠坐在山神廟前，刺骨的西風拂面而過，犀利如刀，而她坐在那裡一動也不動。  
遠處有人緩緩行來，一身黑衣，還披了一件黑色大氅，看他走路的姿態就知道是吳雄。

二人一照面，吳雄就說：「海姑娘，江湖道上有一個忌諱，那就是盡量避免去知道別人的秘密，知道的愈多，死亡的威脅就愈大。如果妳明白這個道理，妳現在還可以來得及起身離去，不要再回磐石鎮，走得愈遠愈好，走得愈快愈好。」

海棠坐在那裡沒有動，她的聲音如同她的身軀般沉穩：「我並不知道別人的秘密，只想知道先父的死因。」  
「令尊的死，就是因為他知道了別人太多的秘密。」  
「哦？」

「我是個無名小卒，我不想嬌妻美妾、兒女成羣，也不想財富萬千。由於我跟隨金福刀王太久，實在羨慕他那種受江湖人士崇敬的氣勢，所以我只想成為第二代金福刀王。」

說到此處，吳雄嘆了一口氣：「唉！柴老爺子是個死心眼兒，他說，刀是鋒利的，是無情的，一揮出去就要傷人，所以他將刀法傳流下去……」  
海棠仍然坐在那裡靜靜地聽著。

「在護送令尊回家的路上，我們白日共乘一輛大車，夜間投店共宿一榻，我們很談得來，我在無意間說出了我的夢想。那天，到了十八坳，我們就要分手了。令尊提到了柴老爺子，他並不感謝老爺子救了他一命，反而

「不管為什麼，這都和柴老爺子無關了。」

辱罵老爺子憑嘴皮子說說人情就在張督軍那兒撈到了三萬兩白銀的獎賞。他一再重複地說：什麼刀王、什麼一代人豪，都是沽名釣譽——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成為第二代金福刀王，就應該先幹掉像柴老爺子這種假模假樣的善人。」

海棠的涵養功夫真好，吳雄已經說到關鍵處了，她仍然毫無動靜。

吳雄意興風發，又接著說了下去：「柴老爺子是我輩最敬的人，豈容他如此辱罵，同時，也使我警覺到他已經知道了我太多的秘密……我想成為第二代金福刀王，就必須時刻刻隨侍在刀王的左右，這樣才能偷學刀法；才能有機會得到金福刀王的那把金刀。」

「於是，你就殺人滅口？」海棠輕輕地問；口氣平淡，似乎，她所談論的被殺者是個毫不相干的人，不是她的父親。

「沒錯。」  
「莫叔也是你殺的嗎？」

「是的。因為他看不起我。」  
「莫叔的確看不起你，他認為你的武功底子太差，他根本就不認為是你殺了他。」

「輕視別人，低估別人那是最愚蠢的事。沒錯，我在拳腳上的功夫是很差，甚至在勁道上比莫兄白還要差，但我偷偷學了金福刀王的幾式絕招，尤其是我又偷到了老爺子封存的金刀……」

吳雄的右手往背後一搭，嗚呼一聲，金光乍現，那把在江湖道上享譽多年的寶刀出現了。  
「傷科大夫、九龍陣的兩位弟兄，還有風塵女子菊花，他們為什麼要被殺？」  
「滅口！」

「我呢？」海棠竟然還坐在那兒沒有動。  
「海姑娘，原本妳可以安然離去的。」  
「不！我要留在這裡，因為我要告訴妳一個道理，要想成為一個刀王，不僅需要一把寶刀，一套精湛的刀法，還需要至高無上的人格修養……吳雄，你不配！」海棠突然躍身而起。

她的手中執著兩把長不足尺的短劍，一上一下地向吳雄撲刺過去。這一對小玩藝兒絕對抵擋不了那把金光閃閃的寶刀，而憑藉的是無比的除惡勇氣。

由於她的撲勢極猛，吳雄倒是身不由己的連連退後了幾步。她所佔據的上風是稍縱即逝，吳雄很快地就連連

乾身上步，每一刀都指向海棠的要害。

二人本來在山神廟前大戰，後來，海棠逐漸被吳雄逼進了山神廟中。這座山神廟是沒有香火的，却見二郎神的神像前供著蔬菜、香燭，吳雄見狀不禁微微一楞。

「吳雄！」海棠大吼一聲：「先父的英靈在此，還不快放棄刀就死！」

吳雄冷笑了一聲，揮刀便砍了過去，他已經估計好了，海棠已無退路，這一刀必定將她攔腰斬成兩段。殊不知海棠早就存下了一拚兩亡的想法，挺身不退，一把短劍挑向吳雄的咽喉，另一把短劍脫手而出，向吳雄的下腹穿射而去。

脫手飛出的短劍穿透了吳雄的下腹，然而吳雄手中的寶刀也已到了海棠的腰際。

轟然，叭地一響，那把寶刀竟然被一隻突如其來的手掌給擋住了。

二郎神石像後面出來了三個人，是柴金福和他的兩個兒子。

吳雄撫著腹部的傷處，大嚷道：「老爺子救我，我對您忠心耿耿的。」

柴金福冷冷地說：「吳雄，我已經將這把刀封存起來，你竟然偷偷拿出來行兇殺人，該當何罪？」

「老爺子！這把——寶——寶刀如果封存起來，就像日——月無光，太可惜了！」

柴金福痛心地震著頭，他將那把寶刀交給海棠，一句話也沒有說，就帶著他兩個兒子走出了山神廟，站在廟門口等著。

「爹！」柴維新輕輕地說：「剛才雄叔的話您都聽到了，是否可以饒他一死？——」

「維新！」柴金福沉聲說：「休要為他說情，殺人償命，古之定律，不要多話。」

這時，海棠走了出來，她以雙手高舉寶刀，遞到柴金福的面前，正聲說：「一罪不受二罰，我已經用短劍刺中了吳雄的腹部，死活全憑他的造化，晚輩不敢用此寶刀傷人。」

「寶刀？」柴金福將刀接了過來。「它到了吳雄的手裏却變成了殺人的凶器，什麼寶刀？」

他一手握刀柄，一手扳刀尖，將刀身在膝蓋上用力一壓，鏘地一聲，金光閃閃的寶刀斷為兩截。

山神廟內傳來吳雄的呻吟聲，那聲音愈來愈弱。

全文完